

编辑 小说文库

玫瑰烟斗

Rose and Pipe

王朔/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王朔 / 著

玫瑰烟斗

大众文艺出版社
DAZHONG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玫瑰烟斗/王朔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4

ISBN 7-80171-438-5

I. 玫…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446 号

玫瑰烟斗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00 千字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171-438-5/I·307

定价:24.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作者简介

王朔，女，吉林省人，现居北京，自由撰稿人。她创作的长篇小说《不想上床》畅销 2003 年中国书市，该小说正由华语地区顶级影视公司海润影视投资拍摄为 20 集同名电视连续剧，本部小说也被多家影视公司看好。

作者信箱：myselflover@vip.sina.com

责任编辑：阎世宏

封面设计：梵天文化书装工作室

内 容 提 要

青年女作家美貌纯情的小朔与男友阿俊，在去办理结婚登记途中同遭车祸。在医院醒来后，小朔发现阿俊已经消失，自己也落下了身心的创痛，从此经常在恐惧的恶梦中惊醒。于是，小朔开始了她漫长的治疗，寻找与恢复失忆的灵肉之旅。

在大兴安岭、在杭州、在黄山、在青岛、在四川、在三亚……小朔一走过当年与阿俊留情驻爱的地方。其间邂逅了一群与她一样为情所伤，或纯真烂漫，或纵情声色的男男女女，他们中有老板、编辑、医生、心理师、艺术家、妓女……，并与之产生了爱恨纠葛，加深了她的疾痛与绝望。终于，在椰风海韵，阳光灿烂的三亚，小朔又一次面临着爱与恨的考验、生与死的抉择！



策划推广：北京梵天文化传播中心

订购热线：010-64968081 64968119(Fax)

网址：[Http://www.freety.net](http://www.freety.net)

目 录

第1章 月光,水一样淌进梦境 1

“阿俊! 阿俊!”

阿俊浑身是血、血肉模糊,我拼命想抓住他。他满脸泪水,用无奈又无助的眼神远远望着我。我像疯了一样,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试图把他留下来。而他的身体,却慢慢飘去,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自从我亲爱的阿俊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就经常以这种可怕的方式在梦里与他相见。

第2章 风干的玫瑰永远的香 29

那年,你脖子上就戴着这个玫瑰花型的烟斗项链,它很特别,我从没见过这种雕刻的项链。因为它,我一下就想起了你。”

程家儒趁势把我拉进怀里吻我,我没有反抗,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弄晕了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跟男孩子接吻,那种心灵的颤动是令人兴奋而又激动不已的。



第3章 雪白的脚印还是脚印吗 59

在这个位置划过几个圈后,他的脚又会伸到我的胸部,脚趾像手一样的灵活、柔软。每次我躲开后,他都会再伸过来,表现得不急不燥,非常有耐心。我提心吊胆地躲闪了几次,生怕因此惹恼了他影响发廊生意,那样的话,我的麻烦就大了。

在做完全部按摩后,他把我的腰搂过去,两手在我腰部揉搓的同时,用下巴隔着衣服在我胸部蹭来蹭去。

第4章 怪诞的世界只剩下鬼魅 81

老人认为不行的婚姻,结局十有八九是悲剧式的。当初,我姐跟我姐夫谈恋爱的时候,我爸妈就坚决反对。他们说,我姐夫那人一看就是个喜新厌旧的货色。即使他比我姐大,也难保会一辈子对我姐好。

林定是流着泪从我家里走出去的,我也泪流成河。我觉得自己很可怜,活到三十岁才享受到做女人的滋味。

第5章 斑斓的海面水族群舞 95

习佳没有上过大学,因为她学习不太好,念的是职高。高中毕业后就在北京的一家服装公司当模特。跟习平不同,习佳性格温柔,善解人意,又非常乖巧。

我的心被这宁静、温柔的海水抚摸着。我仿佛看见习平正依偎在那个在他危难中给他帮助的老女人的怀里;而习佳正开着跑车飞奔在田野里,试图给自己的心灵疗伤……

第6章 多彩进件了黄色的花香 115

她天生就不是一个本分的女人。她的本职工作是公共汽车司机,那是个很无聊的工种。即使是个非常本分的人,做起来也会觉得痛苦的,更何况是她了,可能女人长得漂亮就不安分吧?

我实话实说。没想到,她回家之后就自杀了。被救过来以后,她跟她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我妈又把她接到了我们家。童叶跟我之间也自然散了。

第7章 葡萄望着自己的藤蔓而颤抖 137

我的钢琴老师是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很美。名字也很美,叫宣儿。她那种美我很少见过。眼睛不大,是月牙型的,笑的时候弯弯的,皮肤白嫩得像要往下滴水。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他连我的手都没拉一下。正因为如此,我才肯接受他做我的朋友。一次,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他想家了,想他的老婆孩子。

第8章 柳丝轻轻划破水皮 159

我颓然地坐在了路边的椅子上。找不到大鹏,我就不可能找得到阿俊。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悲伤之余,我便开始了女人的恶习——疯狂购物。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样,最后累了、折腾够了,就安静下来。我对他说,我要跟他离婚。他不再沉默了,而是坚决不同意。他说他爱我,不能没有我。除此之外,他还是什么也不说。

第9章 干渴的笑意僵死在脸庞 185

我马上点击这个名字,原来是一个看过这本小说的读者。针对这本小说的内容,我们展开了颇有深度的对话。我们聊得很投机,大有不见一面就会遗憾终生的感觉。最后,我告诉她,我是这本小说的作者。

这么可爱的小男人,我真的是太喜欢了。无论是单独跟小刘在一起,还是在报社里,只要一看见他,我就会脸红。

第10章 天空骨不碎一抹云烟 205

在马林患病的那段时间里,我的体重一下子掉了十几斤。一想到马林会死去,我就怎么也控制不住那种悲伤的情绪。

没有经历过那种不幸的人,是不会体会到什么叫“悲哀”的。面对一个即将死去的、自己深爱的人,我好像除了流泪再没有别的思维。

第11章 花朵和香气隔墙哀叹 225

说实话,我虽然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忍不住心慌。我呆呆地坐着,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万一他是个坏人怎么办?他会不会把我劫持?会不会是个性虐待狂?会不会杀人灭口?

这些问题搅得我心烦意乱,越想越怕,很想取消见面的决定。虽然约好了,但是我不去他也没办法,最多打电话质问我 不讲信誉而已,而我完全可以不接他的电话。

第12章 尸体离开后，影子在奔逃 243

看着他的目光在人流中搜索着我，我真是难以控制激动的心情。我顾不了太多，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眼睛已被泪水模糊了视线。我们相拥而泣，我们都意识到这种感情很危险，它会毁掉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这之后，我们开始定期见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每个月只能见一次，而且只能在一起呆一天。但我很知足。因为有了这种相聚，使我的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充实。

第13章 遍野的风东拥肥桃瘦 257

当我离开水灵山岛时，汪灿依依不舍地跟我道别。她说，她好想跟我一起回天都，好想抱抱儿子。她已经有四年多没见到他了，不知他长成什么样，长多高。

我再一次泪眼朦胧。我对汪灿说：“他的妈妈这么漂亮、这么伟大，儿子也理所当然一定很帅、很了不起。”

第14章 空空的山野幽静依然 273

我激动不已。虽然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怎么会在这这么短的时间内爱上一个人，而且那种感觉几近疯狂的程度。害怕我一松手，她就会被别人抢走。

敬桃叫我不必担心，她说她没有男朋友，而且她从来没处过对象。我很奇怪，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呢？她应该被男孩子包围才正常。

第15章 阳光一瞬間就拨开云雾 291

我们活在世上，首先要学会承受苦难。其实，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不如意、甚至不幸的事。只要我们懂得人生、理解人生的真正含义，那么，就一定会面对一切苦难，并最终战胜它。

“天啊！”

我一下惊呆了——这不是我亲爱的阿俊吗？他真的在这里？在等我一起去九寨沟祭奠妈妈？我惊喜激动委屈得说不出话来。

第16章 梦幻，最终是沉淀或是迁徙 319

缓缓涨潮的海水已将我们坐着的礁石围成了一座孤岛。和丁尔晟相拥并幻想着关好未来的我在意乱情迷中无意间弄湿了放在旁边的鞋和衣裤，我们才知道此时已经被水围困。

我在无意间看见丁尔晟的眼神中掠过一丝慌乱，这时候他松开了我紧握着他的手，轻轻地但是很冷静地将我推开，突然转身跳进了黑夜中的大海，并拼命地向岸边游去，我不知道他是去叫人救我，还是自己一人弃我而去……

第1章

月光,水一样淌进梦境

“阿俊！阿俊！”

阿俊浑身是血、血肉模糊，我拼命想抓住他。他满脸泪水，用无奈又无助的眼神远远望着我。我像疯了一般，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试图把他留下。而他的身体却慢慢飘去，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自从我亲爱的阿俊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就经常以这种可怕的方式在梦里与他相见。





“阿俊！阿俊！”

阿俊浑身是血、血肉模糊，我拼命想抓住他。他满脸泪水，用无奈又无助的眼神远远望着我。我像疯了一般，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试图把他留下。而他的身体却慢慢飘去，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满脸的泪，满头的汗，又是同一个梦。自从我的阿俊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就经常以这种可怕的方式在梦里与他相见。

我小心翼翼地把脖子上的吊坠项链摘下来，紧紧地攥在手里，握着这这项链我又仿佛看见了阿俊……

房间里一片漆黑，犹如我此时此刻的心境，这黑竟浓浓的、粘粘的在这房间中挥之不去。独对这种黑的空旷与浩大，我显得如此无助而且无奈。我祈求并且哭泣，但是听不见任何一点声音，在这死一般的静夜里，只有我低声的啜泣与喃喃的自语像羽毛一般在这厚重的黑上漂浮。我想从床上起来，可两条腿却疼得我几乎动不了。这种疼已有几年，但只是偶尔轻微的疼。医生说，可能是在某次剧烈运动后臀部软组织受损所致，给我开了一些药，说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现在怎么会突然疼痛加重？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床上下来，倒了杯水，吃了几粒活血化瘀的药。当我把药瓶放回抽屉里时，我又看到了那两支一模一样的钢笔像一双孪生兄妹般静静地躺

在抽屉里，上面已经落满了岁月的尘埃。我将抽屉关上，转身去洗手间，当我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时仿佛听见阿俊在洗手间外边大声地喊我：“小朔、小朔！你不快点，是不是又在里边照镜子呀？快点，啊？不然上学可要迟到了。”

我慌忙从洗手间出来，家中并不见阿俊的身影，我把客厅、餐厅、厨房、卧室都一一搜寻了一遍，然而给我的还是失望，蛇一样的失望冰凉的紧紧缠住我，让我不得呼吸。我回到卧室，躺在空空的床上，怀里抱着枕头，久久无法入睡。

我现在经常梦见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些被尘封了的往事总是不请自来，不知道阿俊会不会跟我一样，也在寂寞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回忆过去？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在寂静的夜中这铃声显得有些瘆人，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拿起电话，颤抖着说“阿俊，是你吗？”但是在电话线的那头是一种空，一种静，没有任何声音，此时仿佛有风在窗外吹过，有夜归的鸟扑动着翅膀，让我想起那年我与阿俊一起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去杭州旅游的情景。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一个激凌，阿俊会不会一个人到杭州去了呢？或许这时候他就在断桥残雪处等我？我连忙起床，胡乱地收拾了一下行李，然后赶往火车站坐上了开往杭州的列车——

由于下铺票已经售完，我又心急如焚等不到明天，所以就买了张中铺票。我担心爬上爬下地腿受不了，想调一张下铺。

我找到列车长，把我腿疼这一情况跟她讲了一遍。她为难地说，已经没有下铺了。但她答应我，她想办法争取给我调一个。就在我请求列车长帮助的时候，从我身边经过的一个女孩



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大约有二十六七岁，面容憔悴，头发有些蓬乱，淡黄色卷发似乎已经几天没梳洗过了，衣服也显得有些脏。整体给人的感觉很不清爽，她的漂亮跟她的邋遢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我跟在此女子后边，一直走回到座位上。我停下她也停了下来。原来她和我同车厢，而且就在我下铺。我坐在此女子旁边，毫无表情地望着窗外，远处的青山绿水、美景佳境，不能给我带来丝毫的快乐。

过了一会儿，列车长来到我身边。她抱歉地说，目前实在调不了下铺，只能等到下一站她再想办法。想起我受损的软组织，以及此行的目的，我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我猛然注意到周围的人在看着我。那个头发蓬乱的女孩子站起来，爽快地对我说：“不必等车长替你想什么办法了，我可以把我的下铺让你。”

“谢谢！”

我很感动，想不到她这么善良。我们互报姓名，聊了起来，她说她叫苏小蒙，也是去杭州，而且也是一个人。简单聊了几句之后，她就到上铺去了。我拿出几本书来问她想看哪本。她说没心情，哪本都不想看。

我又把一大袋小食品举到她面前，问她喜欢吃什么。她说什么都不想吃。我叫她仔细看看，说不定会发现她想吃的东西。大概她觉得我有点太过殷勤（其实我只是想向她表达我对她的谢意），就有些不好意思地支起身子，挑了一袋情人梅。

我觉得有点累，也躺了下来，可是铺位太硬，每隔三两分钟我就得翻一次身，仰躺、侧躺、卧躺，怎么躺都觉得不舒服，就是腿疼。可能上铺的苏小蒙感觉出我在一个劲地折腾，就探

过头来轻声问我，是不是睡不着。

我想说我不是睡不着，是腿疼。可我不想叫她为我难过，于是就点点头。她马上从上面下来，坐在我身边小声建议到：“要不，咱俩去过道站一会儿，我想抽根烟，也想顺便跟你聊聊。”

我说行。话说得倒很快，可动作却快不起来。她见我半天起不来，就拉了我一把，我这才龇牙咧嘴地坐了起来。

“你怎么这么严重啊？”她把鞋递给我，“很痛，是吗？”

“呵呵，还好。”我忍痛笑着说，“想起‘女排精神’我就好多了。”

“你很幽默啊？”她也笑了，“你真可爱！我喜欢你的性格。”

“我也喜欢你！”

我说的是心里话。我是在她主动把下铺让给我时喜欢上她的。在此之前，我可没喜欢她，甚至觉得她有点讨厌。她不该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女人应该把自己打扮漂亮一点的嘛，至少要把自己弄干净（男人当然也不例外），尤其还是出门在外。

看我，在如此苦恼无助的情况下，穿着牛仔短裤，白色吊带背心，牛仔布面料平底凉鞋，斜挎一个休闲包——呵呵，这身打扮还过得去吧？

来到过道，她从包里拿出烟，先递给我一支。我连忙摇头。她笑着说：“一看你就是文化人儿，肯定不会吸烟。”

我想说，有的文化人儿比没文化人儿还能抽呢（亏了我没说，后来得知，她是本科大学生）。她为自己点燃一根烟，优雅地吐了个烟圈。

她问我去杭州干嘛，我说找人。她说她也是找人。我立刻惊讶地问她找谁，她没有回答我，脸上却突然没了表情。我有